

世界文學全集 31

飄

宓西爾 著





飄

宓西爾 著

遠景精選版

飄

世界文學全集 R ③

著者	宓西爾
編選者	遠景編輯部
發行人	沈登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	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
	郵撥：1 0 2 2 2 1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
	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-2號
	電話：7 1 1—7 8 7 1
門市部	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
	電話：7 5 2—5 5 9 4
新加坡	南洋商報
總代理	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
印刷所	優文印刷廠
	台北市興寧街
定價	新台幣300元 \$ 60.00
初版	中華民國61年10月
再版	中華民國71年10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版權・翻印必究

一八六六年一月裏一個寒冷的下午，思嘉在那辦事室裏寫着一封給白蝶姑媽的信。這樣的信她至少已經寫了十封了，說的總是她跟媚蘭希禮怎樣不能到餓狼陀去替她作伴的理由。她手裏在寫，心裏却十分的不耐煩，因為她知道白蝶姑媽不會把她的信看完的，她只看了開頭的幾行，便馬上會放下去，又重新寫起第二封信來，仍舊痛哭流涕的說着「可是我獨個人住在這裏害怕呀」之類的話。

她覺得手冷，只得放下筆搓了一會兒。她的脚用一些棉花胎包墊在那裏，也冷得直往棉花胎裏伸。她的鞋後跟已經磨穿了，現在拿一片破地毯墊補在那裏。她記起了那天早晨慧兒帶了那匹馬到鍾氏坡上蹄鐵去了，於是她心裏覺得好笑——馬的鞋子壞了便有人給他去換，人的鞋子壞了倒該光赤著脚了！

她又拿起筆來寫，但一聽到慧兒打後門口走近來，便又重新放下了。她聽見他那木腿兒撲得撲得跳進了穿堂，跳到辦事室門口才停住。她等着他進去，等了一會兒沒動靜，便叫了他一聲。他進去了，只見他一雙耳朵已凍得緋紅，微紅色的頭髮蓬蓬的亂着，站在那裏看着她，嘴上帶着一個幽默的微笑。

「思嘉小姐，」他問道，「現在你家裏到底還放着多少錢？」

「你是要打算跟我結婚，因而來盤問我的家私嗎，慧兒？」她帶着點駁詰的語氣問他道。

「不，小姐，可是我要知道知道。」

她帶着詢問的神氣瞪視着他，她看慧兒的面色並不十分正經。他原是一向都不怎麼正經的。但是她已經看出事情出了什麼岔兒了。

「我還有十塊金洋，」她說。「那個北佬的錢就剩這點兒了。」

「哦，小姐，那是不夠的。」

「不夠什麼？」

「不夠納稅，」他一面回答，一面向火爐邊蹲下去烘手。

「納稅？」思嘉重複一遍道。「怎麼，慧兒！我們已經納過稅了呀。」

「是的，小姐。但是他們說你納的還不夠。這是今天我在鍾氏坡聽見說的。」

「可是，慧兒，我不懂。你這話到底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思嘉小姐，我也知道你心煩，有些事情可以不對你說的，我都不說了，可是這件事情不能不對你明說。他們說你該補繳的稅，數目還差得很遠。他們把陶樂的稅額定得特別高，比這區裏任何地方都要高得多。」

「但是我們已經繳過了一次，他們總不能要我們再繳一次呀。」

「思嘉小姐，你近來是不常到鍾氏坡去了，但是不去也好，近來那個地方已經不是女人去的地方了。如果你多去幾回的話，你就知道那個地方近來有許多小畜生①、共和黨和提包黨②在那裏活動，

① 原文 Scallawags 本義為下賤的小動物，南北戰爭後，南方人有加入北方共和黨者，南方民主黨恨之入骨，稱之為小畜生。

② 原文 Carpetbaggers，謂四方奔走之人，特指南北戰爭後一班將在南方活動謀利之北方野鷄政客。

他們那種行爲簡直要把你氣得跳起來的。此外還有許多剛被解放的黑人，他們在街上走起路來，驕傲得昂頭天外，叫我們白人簡直無地可以自容，而且——」

「不過這一班人跟我們的納稅有什麼相干呢？」

「就是這個話了，思嘉小姐。也不知是那一個流氓，把陶樂的稅額報得非常高，彷彿這裏每年竟可以收得一千包棉花似的，我一聽到這消息，就故意跑到那些酒吧間裏去鬼混一陣，希望能在人家的閒談裏探聽到一點真相。據我探聽的結果，似乎有人看中了陶樂這個莊子，所以特別把這裏的稅額提高，等你繳不出這筆稅款，就可以由公家收去拍賣。而且大家都知道你是一定繳不出這筆稅款的。至於誰看中了這個地方呢，我還沒有探聽到確信。不過我看樣子大概就是跟嘉菱小姐結婚的什而登那個傢伙，因為我跟他提起這事的時候，他便對我來了一陣奸笑。」

慧兒說完話，往沙發上坐了下去，按着他那一段殘餘的腿子。因為天氣冷得很，而且底下那半截木頭又鑲得不好，因而發痛起來了。思嘉一時找不出話來說，只是楞楞的對他看看。他報告的這個消息簡直是陶樂生死攸關的，但是他的態度還是那麼的隨隨便便。要拿到公家去拍賣嗎？那麼叫她們大家到哪裏去呢？要把陶樂拿去做別人的財產嗎？哦，沒有這回事，這是不可思議的！

近來思嘉專心一意從事於陶樂的生產，因而對於外界的事情一點都不去注意了。她家裏現在已有慧兒跟希禮兩個男人，對於鍾氏坡和萬葉那邊的事情有他們會去對付，她就可以一直不離開陶樂。有時吃了飯之後，慧兒跟希禮討論起家務事情以及陶樂復興的計劃來，她也不大願意去聽，正如從前不願意去聽父親談論戰爭一般。

不過剛才慧兒提到小畜生，那是她也聽到過的，就是一班加入共和黨去謀利的南方敗類。提包黨她也知道，就是那班像蝗蟲似的到南方來吸血的北方浪人，他們的全部財產都在一個提包裏。就是那

個所謂自由人局^③，她也曾經有過一些不愉快的經驗。她也聽見過新近被解放的黑人如何如何驕傲的傳說，不過那種傳說她到現在還不大相信，因為她自己還沒有見過這樣的黑人。

有許多事情是慧兒跟希禮通謀好了瞞住了她的。其實在復興期間的種種殘酷，比之戰爭期間還要厲害，不過他們兩個談話的時候，總把那些比較可怕的情形故意避去了不說。而且即使思嘉聽見了，也是這隻耳朵進那隻耳朵出的。

她也曾聽見希禮說起南方是被他們當做征服地的了，又說那些征服者的主要政策就是要對南方人施行報復，但是這一種報告對於思嘉一點兒沒有意義，她總以為政治是男人家的事。她又聽見慧兒說，北方人是無論如何不讓南方人抬頭的了。思嘉却以為這也是他們男人家白擔心的事。在她個人說，北佬從來不會打過她一下，現在不見得就會打她的。現在她就只知道工作最要緊，北佬政府怎麼樣管，去它媽的！無論如何，戰爭總已停止了。

思嘉却不知道一切法律都已變過了，正當的工作已經不能獲得正當的報酬了。現在肇嘉州實際已經在戒嚴法支配之下。北佬的駐軍到處都是，自由人局把全權拿在手中，他們照着他們自己的便利製定一切的法律。

這個自由人局是由聯邦政府組織的，目的在於管理一切新被解放的黑奴，因而把各莊的黑奴論千論千的吸收到鄉村裏去。那些黑奴如果一時找不到工作，就由局裏養活他們，並且教壞了他們的心術，叫他們對於從前的主人施行報復。現在本地的分局就是由陶樂從前的總監工魏忠負責的，嘉麥的丈夫什而登做他的副手。他們兩個就極力在外邊散布謠言，說南方人跟民主黨正在陰謀，一等有機會就要把所有的黑人重新收回去做奴隸，又說黑人要避免這種命運就唯有去求自由人局和共和黨的保護。

③ 就是管已解放黑人事務的機關。

他們又對黑人宣傳，說黑人跟白人本來就沒有什麼兩樣，不久之後黑人跟白人就可以通婚了，而且他們舊主人的土地不久也就要拿出來均分，每個黑人都可以分到四十畝地，還有一匹騾子。此外他們又用種種方法挑撥黑人的感情，宣傳白人待他們如何如何的殘酷，因此，這個向來以奴主感情融洽著名的地方，也逐漸形成一種彼此猜忌的狀態了。

這個自由人局背後有北佬的軍隊作後盾，並且被征服地居民的一切行為都要受軍法的統制了。誰要碰一碰那個局裏的人員，就有立刻被拘的危險。學校裏，衛生局裏，都已施行了軍法，乃至於平常人衣服上用的鈕釦，以及商品的買賣，任何東西的交易，也無不受着軍法的支配。因此思嘉無論賣出什麼去，或是買進什麼來，魏忠和什而登都有權力可以干涉，而且可以隨他們任意標定價格。

幸而思嘉本人對於這兩個人很少接觸，因為慧兒勸她專心經營莊子上的事情，把對外的一切都交給他去管。他對人向來心氣和平，因而有許多麻煩問題都給他平平安安解決了，解決之後他也不去跟思嘉說。的確，慧兒的外交手段是很可以對付一班提包黨跟北佬的。但是現在起來了這麼一個大問題，他就不敢自作主張了。這一筆稅款數目太大，而且是陶樂的生死攸關，他不能不讓思嘉知道，而且必須立刻就知道。

當時思嘉聽見了這事，只是眼睛定定的看着他。

「哦，這些天殺的北佬！」她嚷道。「他們吃癩了我們，叫我們做了叫化子，難道心裏還不滿足，再要放些流氓出來跟我們搗亂嗎？哦，慧兒，我總以為戰爭停止了以後，就可以沒有麻煩的呢！」

「哦，不是的，」慧兒抬起了一張消瘦的面孔，對她長長的瞪了一眼說。「我們的麻煩剛剛開頭呢！」

「他們到底要我們再繳多少稅款呢？」

「三百塊錢。」

思嘉聽見了這個數目便嚇得呆過去了。三百塊錢！這在她現在簡直無異是三百萬呢！

「怎麼，怎麼，那麼我們無論如何是得籌起三百塊錢來了。」

「是的，不過這也不容易罷。」

「哦，不過，慧兒！他們是不能把陶樂拿去賣的，爲什麼呢——」

他的溫和暗淡的眼睛裏露出了一種憎恨和慘苦的神情，是思嘉從來沒有看見過的。

「他們不能嗎？怎麼不能呢？他們是存心要賣掉你的，高與要賣掉你的！思嘉小姐，你要知道，現在我們這個地方簡直變成地獄了。他們那些提包黨和小畜生人人都可以選舉，我們的民主黨便大部分不能選舉。照他們的規定，凡是民主黨人在一八六五年徵收冊上稅額超過三千元的，都沒有權利選舉。那麼像你的爸爸，以及湯家莫家方家，都沒有選舉權了。他們又規定，凡是這次戰爭在聯盟軍裏當過少校以上軍官的，都不能選舉。我想本州裏面這種軍官特別多，就被剝削了選舉權了。又規定凡在聯盟州政府裏充當過官吏的，小至錄事，大至裁判官，都不能選舉！那麼簡直一網打盡了。事實上，凡在戰爭以前稍有一點身分的人，稍有一點財產的人，稍有一點聲望的人，都被剝削了選舉權了，而且即使是有選舉權的人，也要先去對他們做過那種表示真心屈服的宣誓！所以我，嗨，我倒是可以選舉的，只要我肯去對他們宣誓的話。因爲我在一八六五年的徵收冊上並沒有超過三千元的稅額，我也不曾當過少校，也不是有聲望的人。我可不願意去對他們宣誓。我就厭惡那些北佬的行爲。我寧可一輩子沒有選舉權，也不願做這卑鄙齷齪的事。可是像什而登那班傢伙，像魏忠那樣的流氓，像施家麥家那樣下流的白人，他們都會去宣誓，也都能選舉了。現在他們一朝權在手，什麼事不能幹呢？他們即使要把你家的稅額再增加十倍二十倍，你也奈何他們不得。現在是黑人殺了白人也不算犯罪的

了，甚至於——」講到這裏他停住了，同時他跟思嘉記起了洛迦哇一個白種女人被黑人強姦的事來：「現在黑人什麼事都能幹，就因有自由人局和軍隊拿着槍給他們做後盾的緣故，至於我們，我們既不能選舉，還有什麼辦法呢！」

「選舉！」她嚷道。「啊呀我的天！我們的事兒跟選舉有什麼相干呢，慧兒？我們現在是講稅款的事呀。……慧兒，我想陶樂這個莊子是大家都知道好的。現在我們要籌這筆款子，我想把這莊子去抵押一下也就足够了。」

「思嘉小姐，我看你這個人並不是一個傻子，但是有時候說起話來簡直跟傻子一般。你想想看，你想拿這莊子向誰去抵押？誰是有這許多錢借給你的？而且除了他們提包黨之外，還有誰轉你這個陶樂的念頭呢？人家自己都有地。人家的地也都像你的陶樂這麼不穩當的。誰還肯再要你的地做抵押呢？」

「那麼我還有從那北佬身上拿來的鑽石耳墜子。我們可以拿去賣掉的。」

「思嘉小姐，你想鄰近地方誰有錢買鑽石耳墜子的嗎？人家連買肉的钱都沒有了，誰還買得起首飾？老實告訴你罷，你現在還有十塊金洋，已經要算是首富了呢！」

接着是一個沉默。這時思嘉心裏的感覺就彷彿是拿頭在碰石壁一般。她已經碰過了不止石壁，但都不像這一次的來得硬。

「我們到底怎麼辦呢，思嘉小姐？」

「我不曉得，」她茫然的說，彷彿她已經不再去管這個問題似的。因為她雖曾碰過了許多石壁，但是現在忽然覺得疲倦起來，疲倦到腰都發痠了。她想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工作，這樣奮鬥，這樣消磨着自己呢？而且為什麼每一次奮鬥的結果又總是失敗的呢！

「我也不曉得怎麼辦，」她說。「可是你千萬不要讓爸爸知道。他要發愁的。」

「那當然。」

「你對別人說起過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剛才一直來找你的。」

是的，不錯，她心裏想誰要有不好的消息，總是一直來找她的，但是她實在覺得疲倦了。

「衛先生在哪裏？也許他有辦法的。」

慧兒將她瞪了一眼，思嘉就像希禮剛剛回家那一天的樣子，覺得他是什麼事情都知道的人。

「他現在菓園裏剪柵欄幹兒。我剛才繫馬的時候聽見他的斧聲的。但是他的錢未必能多過我們的罷。」

「但是我要去跟他商量商量總可以的囉，是不是？」她一面尖酸地說道，一面就踢去了腳上的棉花胎，從椅子上站了起來。

慧兒並不因她這句話覺得難過，仍舊仆在火爐上擦着一雙手。「你最好帶了圍巾出去。外面冷得緊哪。」

但是她並沒有帶圍巾出去，因為圍巾在樓上，她懶得去拿，而她要跟希禮去商量緊急問題的心思却是迫切得很了。

如果希禮只是獨個人在那裏多麼好呢！自從他回來以後，她從來沒有跟他說過一句私己話。家裏人一直都纏住他，媚蘭一直不離他左右，並且不時要摸摸他的袖子，藉以證明他確實是在那裏。思嘉看見那種肉麻的樣子，心裏又重新燃起嫉妬的火焰來。所以現在，她決定要跟希禮去講幾句私己話了。她想這一回希禮正在園裏劈柵欄幹兒，她突然的跑去找他，一定是人不知鬼不覺的。

她打菓園裏走過的時候，上面是光裸的樹枝，下面是潮濕的枯草，冷冰冰的滲入他的腳。她聽見了希禮在那裏劈柝木頭。原來她們的籬笆都給北佬毀完了，現在正要修補它，得把木頭一條條的劈起木幹來，實是一樁十分辛苦的工作。現在她覺得任何事情都非常辛苦了，都非常厭倦了。如果希禮不是媚蘭的丈夫，而是她自己的丈夫那是多麼好呢！要能够這樣，他就可以去把頭伏在他的肩膀上，跟他哭着，撒着嬌，將一身的重擔都去交給他了。

她打一棵石榴樹旁邊拐過一個彎，就看見希禮倚着一柄長斧站在那裏，正拿手背擦着額頭上的汗。他身上穿的是一條破舊不堪的本色布褲子，上身一件破襯衫，是嘉樂的，從前嘉樂要出門的時候才捨得穿，現在穿在希禮身上却嫌太短了。他的外衣掛在一根樹枝上，因為這劈柴的工作是熱得很的。他一看見思嘉走近去，就停住手站在那裏等她。

思嘉看見希禮身上這麼襤褸，而且拿着斧頭在那裏做苦工，心裏覺得又是可憐，又是可氣。她的希禮是嬌生慣養的，她不忍看見他狼狽到這個地步，她寧可自己去劈那木頭，好叫他到屋子裏去躺着休息休息。

「人家說亞伯·林肯也是劈柵欄幹兒出身的，」希禮等她走近時就這麼說道，「那麼我的前程真是無可限量呢！」

思嘉皺了皺眉頭。她只覺得不懂，為什麼希禮每逢吃着大苦的時候老是喜歡講這樣的風涼話！在她，她是要把這種事情看得非常嚴重的，因而對於他這種話語有時竟要覺得煩惱起來。

她驟然把慧兒聽來的消息告訴了他，話說得很簡捷，只覺得把話說的心裏就寬鬆許多。因為她以為希禮一定是能助她一臂之力。但是希禮暫時不發言，却因見她在發抖，便把樹枝上掛的外衣取下來

給她披在身上。

「那麼，」她最後說道，「照你想起來，我們得把這錢籌起來嗎？」

「是的，」他說，「但是到哪裏去籌呢？」

「我是在問你呀，」她有些懊惱的答道。突然之間，她那可以馬上卸下擔子的觀念消失得無影無踪了。但是他即使也沒有辦法，爲什麼不說幾句話安慰安慰她呢？哪怕只說他也替她着急一句話也是好的。

他微微一笑了一笑。

「我在回來以後的幾個月裏，就只聽見說一個人是真正有錢的，就是白瑞德，」他說。

原來上個禮拜白蝶姑媽曾經寫信給媚蘭，說白瑞德已經帶了一輛馬車和兩匹好馬回到餓狼陀來了，口袋裏面老是裝着滿滿的綠票。但照白蝶姑媽的意思，他這許多錢的來路總有些不正當。因爲白蝶姑媽有一種理論，餓狼陀人大部分都附和她的，以爲聯盟州國庫裏有一筆秘密款項落在白瑞德手中了。

「我們不要談他罷，」思嘉截斷他的話說。「他是一個下流鬼，去談他做什麼？要是這件事沒有個解決，我們大家怎樣辦呢？」

希禮放下了斧頭，忽忽若有所思的把眼睛看着遠處，彷彿看到一個他所不能跟去的地方。

「我也常在這裏想，」他說，「不但這裏陶樂的人將來不知怎麼好，就是整個南方的人將來都未知怎麼好呢！」

她聽見了這話，立刻生起氣來，就想馬上回他說：「整個南方的人你去管他媽的！只要問我們自己怎麼辦就好了！」但是這話她並沒有說出口，因爲她當初那種疲倦的感覺突然又回復了，而且比以

前更加厲害了。誰想得到希禮對她是一點兒也不能幫忙的！

「你要知道將來到底怎麼樣，只消看歷史上凡是一個文明崩潰之後的事蹟就可以知道了。只有那種有腦筋有勇氣的人才能够存活過來，沒有腦筋沒有勇氣的人都要被鏟箕鏟掉。我們能够親眼見到一次古脫旦眉龍^①，雖然並不怎麼適意，至少是很有趣的。」

「見到一次什麼？」

「見到一次神道的黃昏。不幸的是我們南方人都曾把自己看做神道呢！」

「請你看上帝分上，衛希禮！不要站在這裏對我說這套廢話罷，現在是我們自己快要被鏟箕鏟掉的時候了呢！」

她的疲倦的感覺似乎有些傳進他身上去了，因為他突然把那漫無涯涘的狂想收了回去，重新注意到目前的情景上來，便很溫和地拿住思嘉的兩隻手，將手掌翻了過來，看着上面長滿的繭子。

「這一雙手是我生平見過的最最美麗的手，」他一面說着，一面在兩個手掌上都輕輕吻了一下。『它們所以美麗，就因為它們是強壯的，上面的每一個繭子就是一塊獎牌，思嘉，每一個泡泡就是給你的勇敢和無私的一種報答。我知道你這兩隻手是爲着我們大家，才弄得這麼粗糙的——爲着你的父親，爲着你兩個妹妹，爲着媚蘭，爲着她的孩子，爲着那些黑人，也爲着我。所以現在，親愛的，我知道你心裏在想什麼了。你心裏在想：『這兒站着一個不講實際的傻瓜，口裏儘管講着關於死的神道的謬語，反把活的人類的危險都不顧了！』你是不是這麼想的？』

她點了點頭，心裏巴不得他一輩子將自己的手這麼拿着，但是他放開了。

① 德文 *Gottterdammerung* 即英文之 *Ragnarok*，直譯為「神道的黃昏，」即世界因諸神與巨人之間爭而終歸毀滅之意。

「你現在來，是希望我能幫助你罷。哦，可是我實在不能幫助你。」

他看着那一柄斧頭和一堆木頭，眼睛裏露出慘苦的神色。

「我的家是完了，我所有的錢也完了。而且我在這個世界上是什麼事都不配做的，因為我所屬的那個世界已經沒有了。我是不能幫助你的，思嘉，我所能做的就唯有加緊學做一個笨拙的農夫，以便幫助你耕種。但是這點幫助也絕不能替你保全陶樂。現在我們一家人都全靠你的調濟過生活，你以為我不明白我們這種處境的慘苦嗎？你這麼一片好心對待我跟我的家人，這種好處是我們無論如何報答不了的。這種情形我是一天一天愈加深刻地感覺着了。我也一天一天的愈加知道自己沒有用，愈加明白自己沒有能力對付將來的困難了。這是因為我一天一天的在逃避現實，所以愈加不容易去正視新的現實。我這話的意思你懂得嗎？」

思嘉點了點頭，她對於他說的話實在並沒有怎樣明確的觀念，但是她悉心靜氣的聽着他。這是他第一次對她說的真心話，而形跡上他却仍舊對他彷彿很疏遠。她聽見他一番話說得這般的誠懇，心裏不由得砰砰跳起來，當是他再說下去，就要把他愛她的真情也流露出來了。

「我這不願意正視現實的脾氣實在是我的大不幸。在這次戰爭沒有開始以前，生活於我向來都不比映在幕上的一個影子更加真實的。我却是巴不得如此。我向來都不喜歡事物的輪廓畫得過分清楚。我喜歡凡事的輪廓帶點模糊，像是蒙着一層薄薄的迷霧。」

說到這裏他停住了，微微笑了笑，又值一陣冷風刮過去，身上略微抖了一下。

「換句話說罷，思嘉，我實在是個懦夫。」

他的什麼模糊什麼迷霧之類的話，她都把握不住它的意義，至於最後這句話，她是懂得的。她覺得這句話並不真實。他身上是並沒有怯懦性的。他身上的每條細弱的線條都顯示着他的祖先曾經有過

若干勇敢豪俠的世代，而且他自己在這次戰爭裏的功績，她也記得清清楚楚的。

「你這話就不對了！難道一個懦夫肯爬到葛的斯堡大砲上去轟敵人的嗎？難道將軍對於一個懦夫也肯親自寫信給媚蘭褒獎的嗎？而且——」

「這不能叫勇氣，」他疲倦地說道，「打仗是跟香檳酒一樣的。它能麻醉一個勇夫，同樣也能麻醉一個懦夫。在戰場上的時候是無論什麼傻子都會勇敢起來的，因為不勇敢他就沒有命。但是我所說的並不是這種勇氣。而且我的怯懦性是特別的一種，比之聽見砲聲就要逃的那種怯懦更要不如的。」

他的話說得緩慢而且艱澀，彷彿他說時心裏很難過，又彷彿他自己遠遠站在一邊聽着而覺得傷心似的。假使說這話的人不是希禮而是別人，思嘉一定要當他是假謙虛，當他是故意說着以博別人贊美的。但是她現在覺得希禮並沒有假意，而且她發見他眼睛裏有一種特別的神情，不是恐懼，也不是辯解，却是一種勉強的興奮。這時候一陣冷風掃過她那潮濕的腳踝，使她又發起抖來，不過這一回的發抖只有小部分是由風而起，大部分却是希禮的話所致的。

「可是，希禮，你現在到底害怕什麼呢？」

「哦，我怕的是一種無名的東西。這種東西如果拿言語發表出來，別人聽見了一定要覺得好笑的。其中的大部分，就在於生活突然的變得太現實了，太切己了，切己到不能不跟生活裏的許多簡單事實去接觸了。譬如我現在這裏劈木頭，我心裏並不覺得難過，我所覺得難過的是這樁事情所代表的一般意義。我所覺得難過的是我所愛的舊生活喪失了它的美麗了。思嘉，你要知道，在戰爭以前，生活是美麗的。我覺得那時的生活，猶如一件希臘的美術品，它具有光輝，具有完善，具有齊全，具有對稱。也許不是人人都有這樣的感覺。這我現在明白了。但是在我，我總覺得十二根橡樹的生活確實具有一種美。我是屬於那種生活的，我是那種生活的一部分。現在這種生活是完了，在這種新生活裏並

沒有我的地位，所以我害怕了。現在我懂得了我從前所注意所觀察的只是一種影戲。凡不具有陰影性的一切我都避免它。無論是人，是情境，凡是過於真實過於有生氣的，我都要避免它。我不願意這樣的人和情境來闖進我的生活。就是對於你，思嘉，我也是想避免的。因為你太富於生氣，太真實，我呢，却又偏偏怯懦得緊，寧可去找陰影和夢境的。」

「但是——但是——媚蘭呢？」

「媚蘭就是一個最最溫柔的夢，而且是我自己的夢的一部分。倘使這次的戰爭不會起來，我就可以快快樂樂地深藏在十二根橡樹，心滿意足地看着生活的過去，自己却不去加入生活。誰知道戰爭來了，真實的生活闖到我身上來了。我第一次出去行動的時候——那是在雄牛道上，你總還記得的——我就親眼看見我那些從小兒的朋友被轟成了壘粉，親耳聽見那些將死的戰馬在那裏哀鳴，並且知道我自己每一槍放了出去，總有一個人要倒下地去淌血的，因而心裏覺得非常難過，但是這一些，思嘉，都還算不得戰爭中最惡劣的部分，戰爭中最惡劣的部分就是我不得不跟他們在一起生活的那些人。」

「你總知道，我向來都過着幽閉的生活，除了少數幾個慎重選擇的朋友之外，一向是規避着人的。但是這回的戰爭教訓了我，使我知道自己從前的生活的確是別成一個天地，而且我那小天地裏的人都是夢中人，戰爭又使我知道真正的人是怎麼樣的，但是它並不會使我知道怎樣去跟他們一起生活。而且我恐怕這種共同生活的習慣是我一輩子也學不會的。現在我却已明白，我如果要維持我的妻子，我就不得不得到那些跟我全然不同的人的世界裏去開闢一條道路了。你呢，思嘉，你是正在抓住生活的雙角，要扭得它來就你的範。但是我在這個世界裏面還有什麼地方是配我出力的呢？我剛才說害怕的，就是害怕這一點東西。」

當他這麼侃侃而談的時候，思嘉只覺得他心裏的感情非常激動，却不懂得它是一種什麼感情。她